

· 热点透视 ·

“中国梦”与“非洲梦”：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

刘鸿武 卢凌宇

内容提要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历了 30 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而非洲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也获得了超过 10 年之久的经济快速增长。正如世界已经看到和正在热议的，中国的 30 年和非洲的 10 年之间不仅关联，而且双方间正形成一种全新的发展结构关系，即在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倾斜过程中，中非能够利用各自独特的优势，合作建构一种新型的、具有自主自信自觉的战略意识并保持开放的协同发展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正以其全新的成效而对传统的南南合作及其既存的南北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中非特殊的“命运共同体”也由此进一步向新的“机遇共同体”提升；而“中国梦”与“非洲梦”相融汇，正是这种全新关系深刻的时代表达。

关键词 “中国梦” “非洲梦” 命运共同体 机遇共同体

作者简介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钱江学者”省特聘教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金华 321004）；卢凌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金华 321004）。

中国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还说“独木难成林”，因而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 人际关系如此，国际关系也一样。今天，中国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审稿意见。

① 《论语·雍也》。

正努力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在这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具有特殊的时代引领意义。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致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遇紧密融合起来”^①。习近平关于将“中国梦”与“非洲梦”结合起来的演讲准确描述了中非关系的基本态势与未来走向,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与热烈响应。^②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跨越大洋的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梦”与“非洲梦”乃至“世界梦”的有机结合,将必然能够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意义的结构性平衡发展联系,以从根本上迎接人类面临的复杂挑战,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全球的平衡发展”。而这,或许应当是“中国梦”与“非洲梦”在现实中联结的深刻意义所在,也是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的意义所在。

“中国30年”与“非洲10年”:前后相续的世界增长浪潮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目前正在启动新一轮的更加复杂艰巨的调整改革,以期在现有基础上打造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升级版,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梦”。同样,在经历了独立以来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探求徘徊后,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大陆也获得了一个持续10多年的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时期。^③今天,人们开始谈论“非洲成为世界增长新大陆”这样

^①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 <http://www.focac.org/chn/zt/1/t1025142.htm>, 2013-06-20.

^②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2013年7月23日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个中国梦,那么整个非洲也需要一个非洲梦,每一个非洲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梦。这也是非洲应该向中国学习和吸取的另外一个经验。中国一定会希望非洲成功,非洲也一定希望中国成功。我们双方的福祉对彼此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 <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7832.htm>。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坦桑尼亚前外长阿莎罗斯·米吉罗2013年7月18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表题为《中国梦与非洲梦:实现共同发展》的演讲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中国梦强调追求共同发展的愿景,与非洲梦有共鸣之处,在非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该演讲后发表在埃塞俄比亚主流英文报纸《每日观察》上,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 <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9920.htm>, 2013-08-21.

^③ 刘鸿武主编:《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的话题，而实现非洲大陆复兴的“非洲梦”也不再是天方夜谭。

进入 21 世纪以来，非洲大陆获得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少见的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给世人以新的期待与希望。在过去十多年的大部分年份，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都保持了 4% 到 6% 的稳定增长，总体水平高于全球，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以 2011 年为例，这一年不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保持了较好发展趋势，平均增速超过 5%，在当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 10 个国家中，有 6 个集中在非洲大陆，位于西非的加纳更以 13% 的增长速度位置全球榜首。而这一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到 1%，美国也只勉强超过 1%。2012 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困难重重，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依然一枝独秀，总体上达到 5.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 2012 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25 国中，有 14 个国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① 值得关注的是，在 2012 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40 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经合组织成员国。^② 这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日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非西方发达国家。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13 年尽管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充满风险，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达到 5.4%，如果不包括南非，这个数字有可能达到 6.6%，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③ 虽然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原有的起点很低，但这种持续的相对快速而稳定的增长，却确实让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这块大陆的未来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期待。

近年来，非洲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正出现一批充满活力并拥有发展自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 14 个国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都超过了 6.5%，其中利比亚（108%）、塞拉利昂（25%）、尼日尔（12%）、科特迪瓦（8.2%）、安哥拉（8.1%）、埃塞俄比亚（7.8%）、卢旺达（7.7%）、加纳（7.5%）、莫桑比克（7.5%）、厄里特里亚（7.5%）、赞比亚（6.7%）、刚果（金）（6.6%）、尼日利亚（6.5%）、坦桑尼亚（6.5%）。需要说明的是，利比亚属于战后的恢复性增长，不具有普遍的意义。<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DECPROSPECTS/EXTGBLPROSPECTS/0,menuPK:615470-pagePK:64218926-piPK:64218953-theSitePK:612501,00.html>, 2013-03-05.

② 根据世界银行 2013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报告《2013 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Volume 6, January 2013）整理，<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DECPROSPECTS/EXTGBLPROSPECTS/0,menuPK:615470-pagePK:64218926-piPK:64218953-theSitePK:612501,00.html>, 2013-03-05.

③ 中国驻南非经商参处，<http://z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1/20130100004834.shtml>, 2013-03-05.

信的国家，这是非洲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觉醒。2011 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行列，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个迈入全球新兴大国俱乐部的国家。2013 年 3 月 25 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峰会”，^① 主题是“金砖国家与非洲大陆：发展、融合与工业化的伙伴关系”，议题集中于 4 个重要领域，包括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建立金砖国家主导的“南南开发银行”及成立金砖国家智库和金砖国家商务委员会等。这次峰会基于南南合作精神而形成的非洲新发展议题及展示的信心，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集于这块大陆。紧随南非之后的还有若干个所谓的“非洲新兴国家”或“发展动力国”。如资源与人口大国尼日利亚，这个曾被称为“跛腿的非洲巨人”的国家，在过去十年间也似乎开始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按照这个国家过去几年持续保持的约 7% 的经济增长速度，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普遍自认为尼日利亚将是非洲新的“金砖国家”。到 2015 年，尼日利亚可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而它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② 此外，安哥拉、加纳、毛里求斯、刚果（金）、刚果（布）、卢旺达、埃塞俄比亚、苏丹、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显示出成为非洲大陆新兴国家或发展动力国的势头。而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如卢旺达、安哥拉，多年前还曾经历过种族大屠杀或内战的恐怖，这正应了两千年前古希腊流行的一句话：“非洲总有新奇的事发生”。

非洲大陆不经意的变化还发生在许多方面。当欧洲债务危机持续不断且四处蔓延时，一些资源富足且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通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始由债务国成为债权国。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安哥拉在 2011 年已经开始向它昔日的殖民宗主国葡萄牙提供贷款，以支持其财政体系保持稳定。世事时局之变，可谓一叶知秋。安哥拉与葡萄牙关系的这一变化颇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正从北方发达国家向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到 2009 年，新兴大国对外贸易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近 40%，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总量超过 20%，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额则超过 55%。许多个世纪以来非洲大陆与西方传统国家的那种“支配—依附”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比如，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虽然也对非洲构成冲击，

^① 徐国庆：《金砖国家德班峰会：非洲发展的新机遇》，载《西亚非洲》2013 年第 3 期，第 4 页。

^② 2012 年，尼日利亚不仅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了 6.5% 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贫困率也由 48% 下降到 46%，被世界银行非洲局官员称为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让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7.1%骤降至2009年的2.8%，但2010年非洲便强势反弹走出谷地，恢复到5.3%的水平。这反映出非洲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正日益来自内部，来自于非洲同中国和其他亚非新兴国家的合作。正如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2010年8月24日在近千人出席的“中国-南非高端商务论坛”上所言，西方对非洲的支配性影响正在减弱，“以前工业发达国家打个喷嚏全球都要着凉，而这次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发达国家。”^①

从全球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格局上看，非洲大陆有许多发展的巨大潜力与特殊优势，并随着近年来南方国家发展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全球新兴国家的拉动而日渐显现。未来20年，全球化这双无形之手会将工作机会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非洲将在低端产业方面“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②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不利状态正在改变。许多非洲国家近年的发展表明，“与中国和越南一样，黑非洲国家通过鼓励外资政策，可以加快工业发展，扩大对外出口。成功可以复制。如近期埃塞俄比亚在欧盟花卉市场的份额增长迅猛。而在某些非洲国家，一些产业的第一家工厂开业不久员工人数就达5万人。”^③

推进此轮非洲大陆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非洲内部自身积极因素的长期积累与成长，及这些内部因素与外部拉动力量及所提升机会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④从现代国家建构、民族聚合与文化认同的角度上看，经过独立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国家”作为一个全新而真实的政治存在与精神观念，逐渐在非洲大陆获得了历史性的建构与成长。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最后一批迈进“现代国家”门槛的后来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创立起来的数十个非洲大陆年轻国家，其国家建构与成长有其特殊的时代要求与内在规定性，这使其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冲突与动荡。但尽管如此，基于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地位的坚定维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是生存了下来，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主权完整。今天，随着国家统一建构的推进，

① 《南非想成为“金砖第五国”》，http://www.cnr.cn/allnews/201008/t20100831_506974039.html, 2012-05-05.

② T. Dinh:《非洲能否成为下个世界工厂》，<http://zm.mofcom.gov.cn/article/f/201206/20120608196218.shtml>, 2013-04-05.

③ 同上文。

④ 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8页。

随着自主性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和深入人心,在许多非洲国家中,一些更为内因的积极变化,一些从长远来看能更有力地推进国家现代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与结构性要素,都在悄然不觉中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并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开始呈现出其特殊意义。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现代国家政治建构与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国内民众对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增强,在主权国家成长基础上推进的非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地区合作组织的发展,非洲人民的自尊、自信、自立、自主意识,各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爱国情感与政治责任感等等文化与心理方面的现代发展要素等等,都在过去数十年非洲各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中缓慢但却有力的积累和成长起来。这一系列源自非洲内部的精神成长与心理变化,从长远来看可能对非洲发展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而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国家结构与治理能力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政府机构的制度化、专业化水平逐渐改善,地方政府与基层政策的执政能力与管理能力也开始实质性地获得提升,一些具有非洲本土特点的包容性的现代政治制度逐渐在非洲成长起来。^①

“中国梦”与“非洲梦”：共同梦想共同实现

“中国30年”与“非洲10年”,或者说“中国梦”与“非洲梦”,这两者间其实是有内在关联性与对应性的。国际媒体普遍认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意识的提升无疑是其走向崛起的精神驱动,它源于非洲内生的发展动力,也源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榜样力量。”^②过去十多年,随着非洲大陆自身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合作进程的深入,中非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为动力、互为机遇的发展结构,中非双方的未来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与“机遇共同体”。

从当代人类交往史之角度看,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之独特,在于这

^① 刘鸿武:《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非洲发展》,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6页。

^② 《非洲发展显露崛起势头》,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05/c_123912102.htm, 2013-07-20.

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①对于这一关系的性质、意义与作用，中非双方领导人曾有过独特的思考。坦桑尼亚建国元首朱利叶斯·尼雷尔（J. k. Nyerere）曾这样说：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一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②他始终认为，“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③当时，新中国领导人也已经将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的国际责任，是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它体现出新中国领导人已经具有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与政治抱负。毛泽东曾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核心思想，并分析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及前途。他认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他曾对卡翁达总统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④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远在古代，在自身文明的视域以内，中国人就建立了古人称之为“天下”的世界情怀，建立起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⑤的具有普遍色彩的“大同”理想，其中的宽广与远大，在根本上支持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存与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追求民族复兴，努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全球发展问题之解决的角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治理好了自己的社会，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就相当于解决了全球 1/5 人口的发展问题，就承担了一份巨大的国际责任，就是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在实现自身发展、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丰富实践及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可以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中国过去百年来对于世界所承担的一份特

① 刘鸿武：《中非交往：文明史的意义》，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13页。

② J. k. Nyerere, "South - South Dialogue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Uhuru (Dar es Salaam), 23 May 1979.

③ 《尼雷尔总统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0日。

④ 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载《纵横》1998年第1期，第19页。

⑤ 《论语·颜渊》。

殊的责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上看,在与他国他族交往的关系结构中,如果说“独善其身”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格底线,那么“兼济天下”则是中国人的高远理想目标。今天的中国,在追求民族复兴与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来到了“自强”与“济世”互为支撑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另一新时代起点上,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人,更当秉持一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①的开阔博大的情怀。

我们说,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是一以贯之、前后相续的。当代中国对非援助与合作已经走过60年的历史,它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创造的一部分,是古老文明精神的现代延续,而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精神在当代的新的伟大实践。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后,随着中非务实合作的全面推进,中非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日益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和中国地位的相对上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也正在发生某种结构性的变化,即由追求中国自身的发展逐渐向推进和拉动其他发展国家发展的方向转换,由谋求本国内部平衡发展与将这种平衡发展与全球平衡发展结合起来考虑的方向转换。这两种转换在中非合作实践中得到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与创新,也体现出中国的发展战略日益具有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加以考虑、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全球视野。南非标准银行经济学家杰里米-斯蒂文斯(Jeremy Stevens)认为,“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尤其在制造业方面”,目前非洲大陆每年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资金短缺就达1000多亿美元,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为非洲2/3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已成为非洲关键的合作伙伴。他还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非洲。然而,非洲的改变才刚刚起步,而中国和非洲的商业纽带也一样,以后还有大的发展空间。”^②未来20年,中国在推进非洲制造业发展和工业化方面也将发挥特殊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全球化这只无形的手会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具优势的非洲大陆,给非洲大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

^① [宋]张载:“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载《张载集 西铭篇》。

^② 陈思敏:《南非媒体:中国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载中国经济网2011年7月14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gzh/201107/24/t20110724_22560708.shtml, 2013-06-03。

会与收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把对非制造业投资作为中非合作的重点给予积极的推进。长期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认为，中国正在向非洲国家转移成熟产业，这对非洲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22%都在制造业领域，这与大多数人的设想都不一样。”^①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坦桑尼亚前外长阿莎罗斯·米吉罗指出，“2003年至2012年，金砖国家对非直接投资有75%投入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仅有10%的项目和26%的资金被投入到了自然资源领域。而且事实证明，非洲一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反而是中国投资和贸易的主要受益者。”^② 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姆苏利·恩库贝在谈到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时说，“尽管中国也面临着发展和转型挑战，但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中国让超过3亿人摆脱了贫困，并保持了高水平的增长。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更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③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推进非洲发展将为自身发展创造开阔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因为今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与位置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自身内部面临的挑战与矛盾也与日俱增，这需要中国社会创造更多样化的克服这些挑战与困难的内外条件。通过创新性的中非战略合作来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通过推进非洲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给中国自身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正是中非建构“命运共同体”并且将“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转变为“机遇共同体”进程中应该努力把握的方向。

总体上看，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矛盾冲突，都与发展进程的不平衡与发展成果分享的不合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也一样。在这个已经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改变人类发展的不平衡、不合理状态，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是解决人类矛盾冲突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必须有助于推进非洲的发展，推进非洲百姓福祉及民生改善，否则中非关系将是不可持续的。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快速发展的中非

① 沈乎：《（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产业转移为非洲提供机遇》，载《财新网》2011年4月17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1-04-17/100249332.html>，2013-04-05。

② 阿莎罗斯·米吉罗：《中国梦与非洲梦：实现共同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网：<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9920.htm>，2013-08-21。

③ 裴广江：《中国为非洲提供发展机遇》，载《人民日报》2011年8月11日。

合作实践表明，中国与非洲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在不断调整与完善中逐渐寻求和建立起一种互为机遇、互为支撑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结构，推进非洲工业化、贸易多元化。未来 10 年或 20 年，随着非洲内部经济关系的增强，非洲与金砖国家合作关系的推进，非洲将在某些领域替代中国成为新一轮的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成长平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大陆，中非有可能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以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中国梦”与“非洲梦”结合起来，开辟中非合作发展的广阔前景。对此，非洲国家领导人看得十分清楚，正如时任非盟轮执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 2006 年 10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所说，“中国奉行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非洲有机会与之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伙伴关系。50 年前，我们在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充分行使主权的斗争中，开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0 年后，我们再次重申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他还说，“非洲人民对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抱有很高期望，我们的人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中深受启发”^①。即便是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批评中国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十分明白中非合作的重要意义。2012 年 3 月 14 日，曾打着反华口号获取选票而上台的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在总统府对到访的中国企业家称，中国对赞比亚的投资惠及赞中两国，希望中国企业家扩大在赞比亚投资，在矿业、农业和纺织业等行业有更大作为。^②

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发展更具有特殊的文明复兴的意义。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其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多元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特别的欠发展状态，使非洲拥有和中国同样的巨大而持久的发展需求。在今日全球体系结构中，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不同，非洲大陆是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欠发展的“南方大陆”，全大陆 54 个国家全都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上最不发达的 50 个国家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这里，发展问题的普遍性与紧迫性，赋予了这块大陆所有国家与人民共同的身份与命运。今日之非洲，看似纷乱不定，动荡不居，各国之情况亦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

① 《梅莱斯总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1 月 6 日。

② “Zambia: President Sata Seeks More Chinese Investment”，<http://allafrica.com/view/group/main/main/id/00014556.html>，2012-03-24。

贫穷落后，经济衰退，民生艰辛，实是万乱之源。因此，中国与非洲合作，建立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陆间长期的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在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以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现代复兴，其意义重大而深远。^①

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中国进一步把握和延续自己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猜忌始终挥之不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之分化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周边制造战略紧张以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把握不当，亚洲可能由世界发展的“市场”转变为全球对峙的“战场”，形成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局面。面对美国及其同盟国家的战略紧逼，中国必须也应当放松心态从容应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坚持自己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长远既定战略，以更加坚定有力的决心和举措来切实推进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进程。事实上，中非合作发展的巨大成就早已预示出发展中国家具有自主开放发展的全新空间与动力，中国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引导力量，完全有能力摆脱和跳出西方设置的战略困局，“你来而我往”，你来到我家门口，要形成围堵我的战略棋盘，那我就跳出你的包围圈，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去。对于美国所谓的“战略再平衡”，中国自可做出基于中国智慧的另一种“全球发展再平衡”，通过推进全球共同发展来超越西方的冷战思维，以更具包容性、建构性的心胸来倡导和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通过切实可行的合作举措有力地推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全建设和国家能力提升，让非洲国家和世界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与中国的合作，不仅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更能带来开阔的发展空间与战略机会。^②

“中国道路”与“非洲道路”：自主探索与相互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决定命运，知识决定未来。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对提升中非双方的思想自主性与软实力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① 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9～37页。

^② 刘鸿武：《重新理解中国外交格局》，载《东方早报》2013年4月1日。

今天,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安全问题,日益具有超出非洲大陆本身而牵动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意义,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基于不同的战略诉求与观念差异而纷纷卷入非洲事务,在这块大陆上设定战略目标,寻求合作伙伴,谋取战略利益。^①近年来,非洲发展道路之争论与研究日益成为国家思想竞争与知识碰撞的高地。^②而在这些复杂的国际思想竞争与话语权竞逐的背后,包含着国际社会各种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权益之正当性与有效性的竞逐。对于后起的、在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上可能或必须选择有别于西方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自我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自我认识、体认、解说及其理论化能力,对自主发展权利的阐释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后续的发展进程与走向。^③在南北关系渐次发生历史性逆转、从而激荡生发出新的思想话语交流冲突的当下,情形尤为如此。2013年3月25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金砖峰会”,首次将金砖国家思想智库的建设及发展中国的思想自立和自主价值观的重建问题设置为峰会的核心议题,这表明亚非国家已经日益意识到思想发展与知识创新的重要意义,它事实上给中非发展合作开辟了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新舞台。^④

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积极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支持非洲自主探寻发展道路,对推动非洲自主思想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布杜拉曼·哈密苏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非洲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向。非洲国家在与中国的接触交往中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应立足于本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环境,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外国模式。”^⑤一些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的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已经丰富了整个世界在消除贫困这个

① Chris Maroleng, “Africa: Interview With U. S. Secretary of State Hilary Rodham Clinton”, <http://ayyaantuu.com/world/africa-interview-with-u-s-secretary-of-state-hilary-rodham-clinton/>, 11 June 2011.

② Matthew Lee, “Clinton presses Africa to sever ties with Gadhafi”, Associated Press, Jun. 13, 2011.

③ 刘鸿武、罗建波著:《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④ 非洲经济网报道:《中非智库正寻求广泛合作》, http://www.buziness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88%3AChinese-african-ngos-seek-closer-relations&catid,2013-03-05.

⑤ 记者裴广江等:《非洲舆论:中国真正推动非洲经济发展》,载人民网2010年10月12日。<http://news.sohu.com/20101012/n275561458.shtml>, 2013-05-02.

问题上的政治探索和智慧，它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政策。而只要美国模式不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中国模式对世界穷国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增加”^①。一些非洲学者认为，今日非洲大陆的发展机会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是中国带来的机会，二是非洲内部自身的改革。”^②经过多年的挫折与探索，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认识到，非洲大陆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区情，制约各国发展的因素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需要根据各国情况实事求是地推进适合本土需要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从深层次制约因素来看，抑制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制度上的障碍，是国家整合能力与政府执政功能的长期缺失，部分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有社会而无国家”的国家体系消解与政府功能退化状态中。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一再被打断，中央政府权力往往无法有效地渗透到基层社会和边远地区，国家统一行动能力十分弱小。在此背景下，一些非洲国家的国民认同与爱国情感塑造远未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上来，爱国精神与国家观念日益淡漠，而照搬西式的竞争性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又往往造成尚保留广泛传统部族文化传统的非洲国家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分裂解体。国家统一体制的消解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丧失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在今日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看不到条块分明、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在“有部族社会而无中央政府”状态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中陷入一种无助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近年来，西方的所谓人道主义干预不仅使一些非洲国家主权安全面临严酷挑战，而且客观上助长了一些非洲国家反对派的抗争意识，政府权威与统治的有效性受到空前挑战而趋于瓦解，非洲国家面临着“去主权化”或“去国家化”的巨大压力。事实上，如果非洲国家的主权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在未来10~20年间，各种形式的内部冲突与外部干预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洲国家被进一步肢解成碎片小国。如果这样，非洲的复兴将无希望。

国家能力建设是非洲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高度重视，并提升政府的行

^① 《中国模式的魅力》，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1月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

^② 马修·托斯特文(Matthew Tostevin)：《非洲发展新机遇：中国和改革》，路透社开普敦2013年6月12日电，<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hina-4748820090615?pageNumber=2&virtualBrandChannel, 2013-07-02>。

动与管理能力。今天的非洲国家需要努力培养现代性的爱国精神，弘扬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国家文化理念，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齐心协力、命运共担的国家意志。非洲的问题不可能一天解决，实实在在的奋斗比任何华丽口号与演讲都更加重要。非洲国家需要走出政治迷信的种种误区，破除“选举万能”的魔咒，不是就政治谈政治，而是从经济发展、民生诉求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本质。今日的非洲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应该是如何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进，而不是如何将自已的政治变得与西方一样。

今天，随着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中非命运已经联结在一起。非洲国家的主权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中国不可能像传统时代那样独善其身，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也能有所作为。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稳妥、灵活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和参与非洲国家内部治理事务的发展，帮助非洲国家尽力消除那些明显妨碍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障碍，支持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进程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可以用自己过去数十年的经历及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来关照对比非洲的发展困境与发展难题，与非洲国家探究解决其发展难题所需要的思想智慧与政策方案，共同探讨非洲如何获得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保持国家稳定，增强能力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日中非合作领域，中国不仅需要重视和维护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权”，也需要重视和维护非洲国家的“思想发展权”、“话语发展权”，加强与非洲国家思想智库的合作，提供维护双方权益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正如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推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样，今日的非洲国家也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即需要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认真思考属于非洲自己的发展道路，探寻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我们相信，只要非洲国家努力振兴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努力提升本土知识分子独立观察与思考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去寻求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方案，非洲人民就一定能探寻到解决非洲问题的“非洲道路”、“非洲模式”与“非洲思想”。^①

^① 刘鸿武：《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非洲发展》，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4~17页。

“Chinese Dream” and “African Dream” : Building of China – Africa Common Destiny

Liu Hongwu & Lu Lingyu

Abstract: China has experienced 30 year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80s, and Africa has also gained rapid growth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world has see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sides does not only have relevance, both sides are also forming a new developmental structural relation, that i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the focus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uthern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Africa are able to use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to jointly build a new collaborative and open relationship with independent, confident, conscientious, and strategic awareness. Both sides can independently explore China's Path and African Path,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exchange view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he special China – Africa Common Destiny will also get further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Opportunity Community. Integrating Chinese dream with African dream is the frankest and the profoundest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this new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African Dream”; Common Destiny; Opportunity Community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